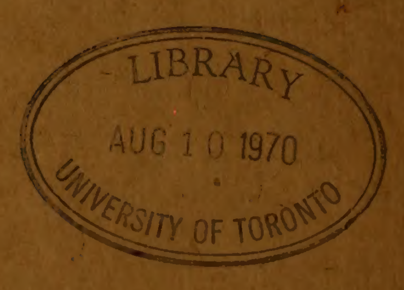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0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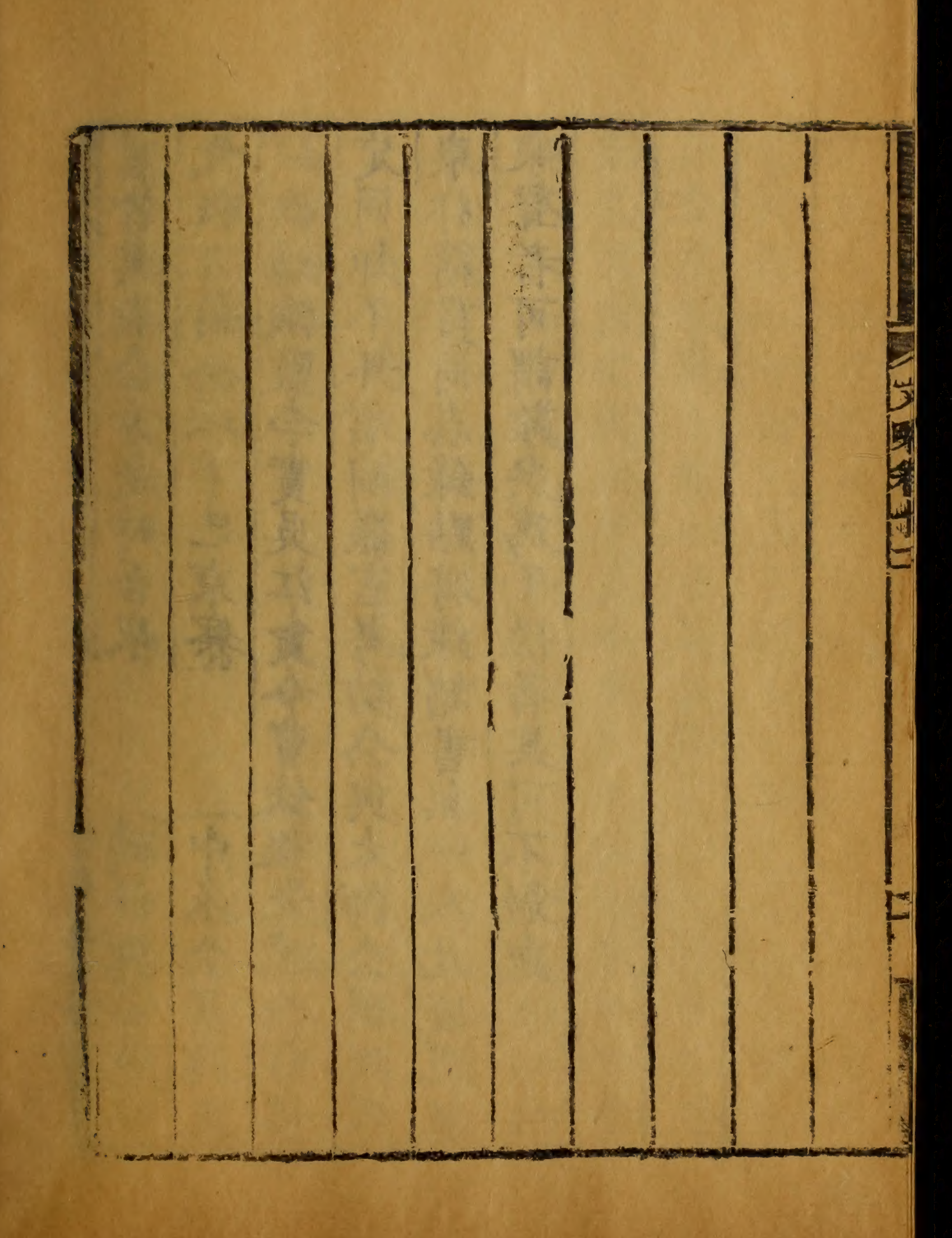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予觀殿閣部院大臣年表至天啟癸甲之際未嘗不廢卷而嘆也嗚呼明之亡決矣先是壬戌虞大司寇王公紀及諫官侯震暘等交章論大學士沈㴶罷之茍城雖與同罷然衆正在位勢猶可爲至御史劉璞已恐有進紹述之論者其在易同人之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此一時也至癸亥正月顧秉謙相甲子正月魏廣微相於是福清蒲州

相繼逐趙忠毅高忠憲以謝應祥事得罪去是時
楊忠烈二十四大罪之疏適上擊逆璫者章滿公
車奄遂殺萬公燝以立威廣微呈秀之黨望風羅
織而清流之禍烈矣其在易之否曰內陰而外陽
內小人而外君子此又一時也諸君子有類族辨
物之明有不亂羣之守有田狐射隼之志而無遇
主于巷之機生謫窮荒死塡牢戶元氣既剝國運
隨之雖以愍皇帝剛健足以撥亂返治而卒無救
於危亡悲夫按家乘先伯祖太師公以甲子三月
致仕崇禎元年戊辰八月起田間加少師出鎮宣

雲皆與表合方是時吾家列仕版甚衆而
先祖方伯公以丁巳京察中丞公爲應天
巡撫劾織監李實吳江貪令曹欽程光祿公官[illegible]
定同知不拜璫祠罷官考功公與太師公同列名
東林籍貫同志錄點將錄諸書無一人比匪黨[illegible]
家聲者可謂難矣爲子孫者其可不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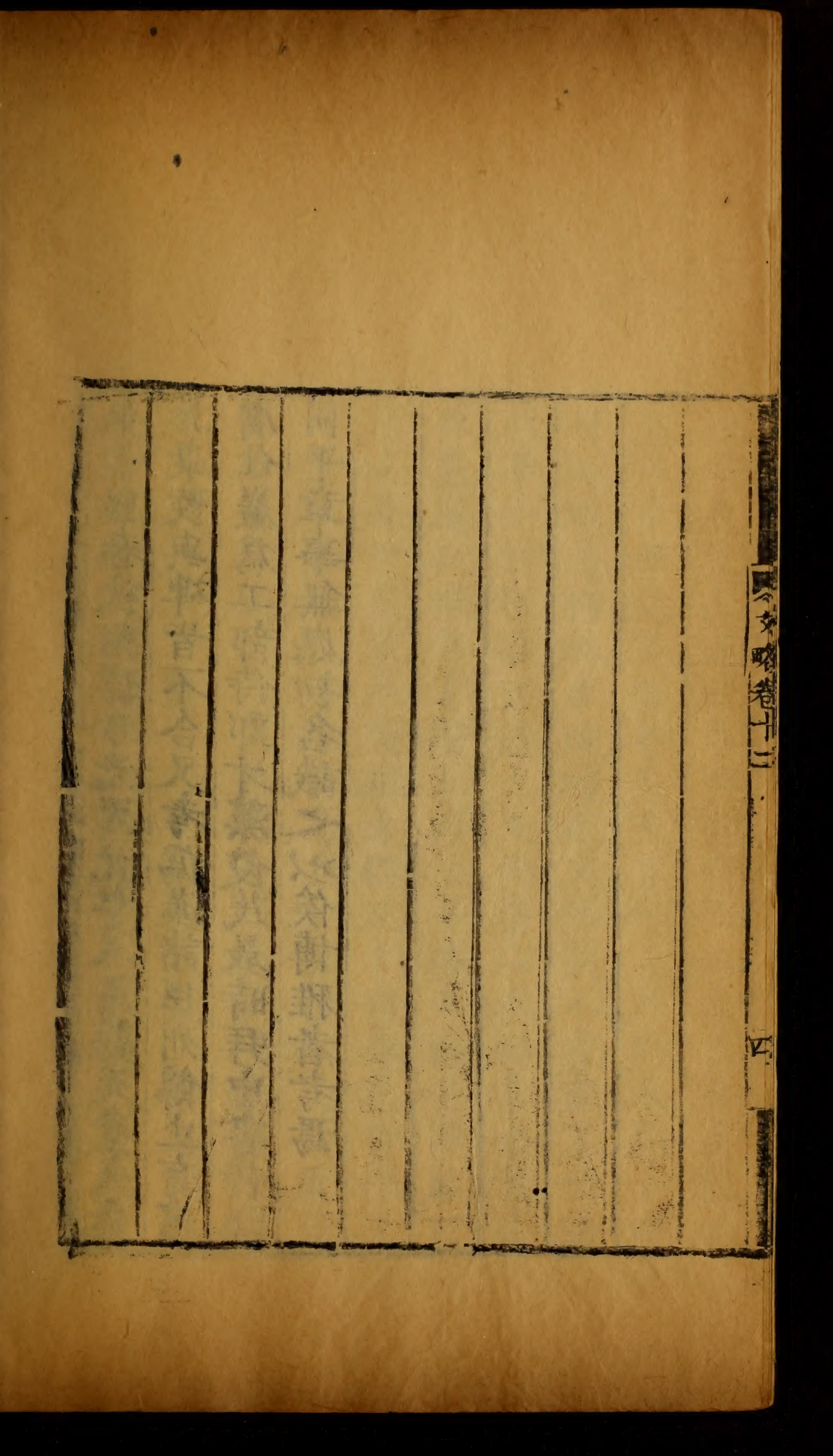


書劉龑塚碑後

崇禎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内一[illegible]雞其中逾夜鷄鳴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弁翟[illegible]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塚也文曰維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粤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遘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龔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
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
膺仕巖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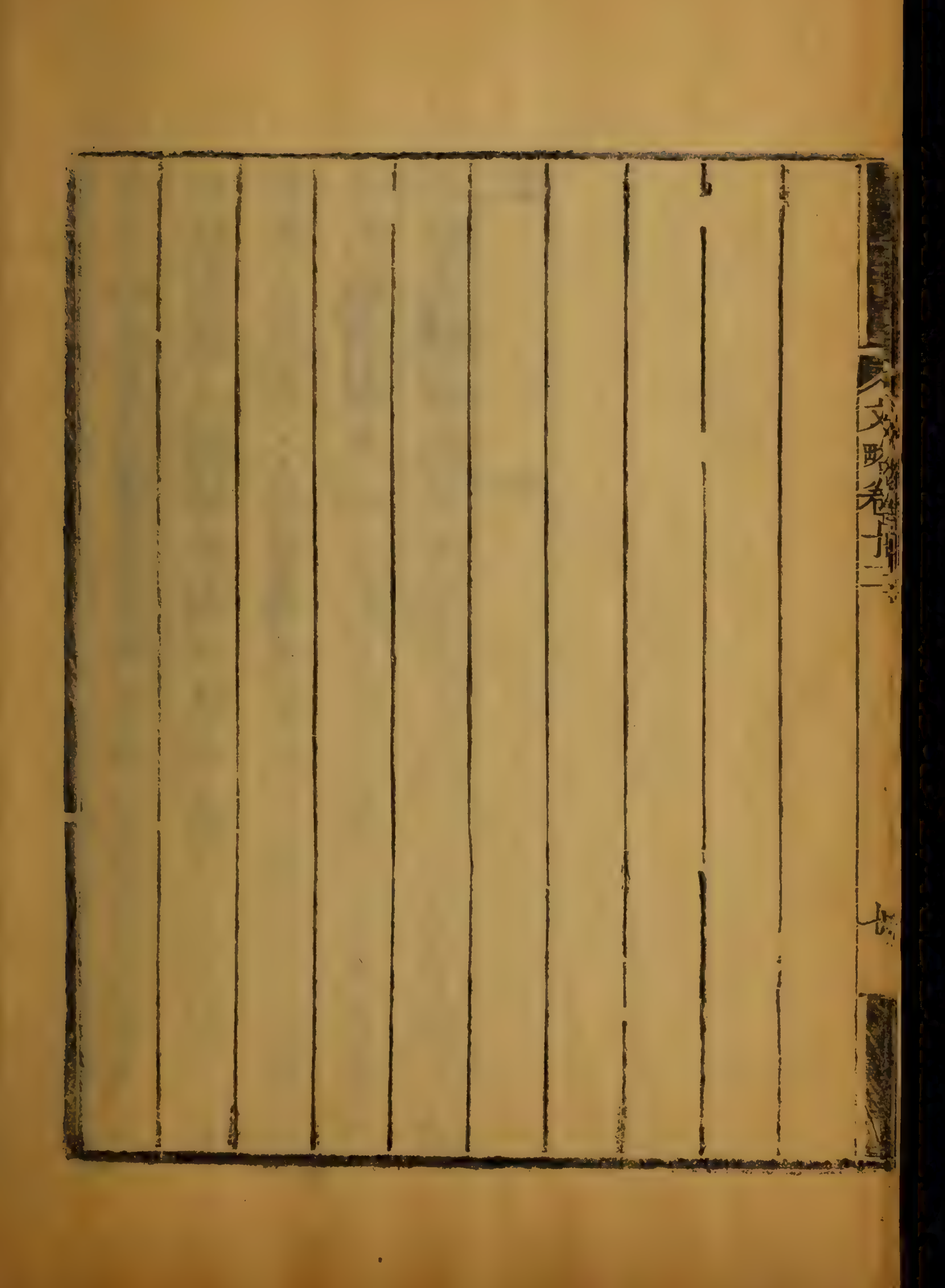
右先兄西樵先生年譜一卷士禛忍涕敘述作得五六蓋先生嘗欲自爲之而未暇以爲譜之作先生志也先生生平言行信於家庭無閒於鄉黨賓友此譜多未及詳約而言之其不愧古人者有數端焉孝事二親下氣柔色終身無跛倚唾涕一也友愛諸弟疾痛苛癢若身受之文章經術兄道兼師二也平生不愧屋漏所爲無不可以告人三也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疎久而敬之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四也讀書味道蕭然終日或蘖蘇不爨

不改其樂終身未嘗問家人生產五也樂易坦白
胸無城府籬棘而是非可否之介屹然如山岳之
不可奪六也家法恭謹恪守勿失出則徒步閭里
長老不知內史貴人七也不謁令長不以筆牘溷
公府八也居京師足未嘗至貴人之門逢掖過從
如遊蓬戶九也性躭山澤如陶貞白入宮松風之
夢固在垂組影纓寄焉而已十也文章名世而單
門晩生一語之工心折下之不惜口齒爲之獎成
名譽十一也淸眞簡遠吐納風流終日無俗語十
二也兩居銓曹家徒四壁立負郭之田無增於舊

廿三也屢更艱瘁天鈞泰然深得中庸素患難之旨十四也居母喪一循古禮未朞竟以身殉十五也若其方正廉直外和中介卓然有古名臣之風解巾登仕首尾廑十載屢遭顛踣不獲少伸其志可謂窮矣不得已而託文章以自見時時太息於千秋萬歲誰定吾文之言嘗謂漢隋以來藝文經籍諸志及通志通考諸書所載有著書千百卷不傳一字者孫樵盛推賈希逸歐陽永叔言鄭條爲古文在尹師魯前而二君文采寥寥於後世名豈足恃耶今先生著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

目粗就餘如讀史蒙拾朱烏逸史賓實别錄閨閣語林南榮曝餘錄羣言頭屑諸書率未卒業詩則世多知之者顧傳之久近有物司之追維夙昔之言良可悲已不孝士禛與先生爲兄弟四十年矣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眞有如子由所云云者先生既歿禮部公泣謂士禛曰而與而兄實有牙生輟弦之痛豈但鴒原之悲也因而慟絕士禛迷罔之中略次生平出處如左與世有史筆或傳之獨行或錄之文苑儒林庶幾九原可作死且不朽獨是先生孝友忠信守死善道而卒顚頓轗軻年不及

五十以死皇甫湜悲汝南子桑云謂善之福矣夷
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悠悠蒼天其可問哉首
卿有言死而不朽者壽先生求仁得仁一死固已
不朽顧將摟此以少紓其悲焉然以先生之孝友
愿信而獲報於天者竟如此矣復何言哉復何言
哉



王東臯先生紀略書後

古人於師弟子最重東漢以來猶有古之遺風死生患難之際去官行服伏質上書者比比而有如朱博之於陳咸廉范之於薛漢是已東臯先生一代名臣未究其用以殁天下惜之而遺孤又孱弱其門人白子仲調官京師聞赴既爲位而哭又於慈仁僧舍要經受唁乎與戶部侍郎魏公學士葉公言之每共相嘆息嗚呼古道之不行久矣白子既力行古道於舉世不爲之日而又懼其師之言行湮沒而不傳於後於是又爲紀略一卷既以報

其師於地下且以慰其垂白之母煢煢之孤而將

來　國史之書太常之采與夫天下後世慕東皐

先生之風而思論其世者皆於此有考焉又不僅

門弟子之誼而已也

跋古周易

按張昶景春吳中人物志云吳仁傑字斗南崑山人登淳熙進士第官國子學錄嘗講學朱子之門所著有古易十二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罪言郊祀贅說鹽筴論丙丁各二卷禘祫綿蕞書三卷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一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并行於世此其平生著書之一耳

跋易雅

按袁伯長清容集載其先以師友淵源錄云趙汝楳善湘子爲宰相壻卑退自修精易象有易敘叢書官至戸部侍郎晩歳以理財進用失士譽所謂叢書豈即此耶

跋左傳補注

趙子常先生經學爲明初儒林之冠少受春秋於黃楚望著春秋屬辭十五卷宋文憲公亟稱之別著集傳十五卷師說三卷而此左氏傳補注十卷亦其一也今新安刻東山集未及此書康熙癸亥海鹽陳緯度光緯遺予舊刊本古雅可寶惜因與新刻東山集同藏篋中緯度博雅多讀書嘗著竹素辨譌二卷客死京師殊可哀也

跋玉楮集

宋岳亦齋所著書有桯史愧郯錄金陀稡編各若干卷其詩名玉楮集者余夙昔聞之而未見康熙乙卯春二月與張子杞園同客青州每獲祕本輒共欣賞此書其一也集中贈李微之祕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史館牒來索余所撰東陲筆略云云亦不及見不知尚傳於世否俟更訪之

跋杼山集

唐釋晝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首載勑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勑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

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膺鄉所編吳興五家集僅四卷篇目略同

跋笠澤叢書

康熙甲子春予在成均從溫陵黃俞邰借笠澤叢書係江西士夫家藏鈔本以甲乙丙丁爲次喜其古雅可寶惜錄而藏之然舛午甚多如乙集中寒泉子一篇脫落竟至十餘行頗取文粹補正又附錄小名錄序一篇夏五月端午後二日儀人顧湄自虞山來得毛扆斧季書見寄此本葢宋元符蜀人樊開本而都穆重較刊者二本編次篇目略同惟耒耜經江西本分耒耜數另爲一篇而蜀本甲集有樊序丁集末有王益祥陸德原及玄敬三跋

又有續補遺賦四篇皆江西本所無又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辭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與黃本次第小異耳予舊藏皮襲美文藪舊版本獨恨不得叢書合爲一函今一旦獲雙璧快何如耶因揮汗志之時陪　祀方澤齋宿國子監東廂書

跋河南集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陽子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余從溫陵黃俞邵氏千頃堂鈔得藏本穆修參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於金陵唯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疎拙而石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於昌黎此不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於今日猶得見其全如此集者廑矣惜寫本多魚豕之謬恨不得別本讐對之姑技正其可知者餘

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云

跋武溪集

宋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成化閒丘文莊所得祕閣本嘉靖中衡陽劉穩重刊之韶郡者有宋尚書屯田郎中周源序余過曲江秦令熙祚以此本見遺云購之一老儒家秦山西聞喜人其祖爲先太師門生有孔李之誼云康熙二十四年孟夏記於韶石舟中

跋河東集

宋如京使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文中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意亦誇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毋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跋未備五經注疏

近日士君子留心經學者頗有其人宋元諸儒撰述亦漸出餘姚黃黎洲宗羲晉江黃俞邰虞稷聞見尤富此未備五經注疏一卷乃鈔自朱竹垞太史者太史手鈔經學書多至百種此蓋較西亭王孫授經圖所載之未備者然亦可謂博矣竹垞又著經義存亡考若干卷聞已成書惜未之見

跋石田集

伯庸家世雍古部人至其父始家光州爲御史嘗刻姦臣鐵木迭兒十大罪以勁直聞非僅文章之士也然史稱其文宏贍而精核以先秦兩漢爲法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皆可傳其詩文蓋有過人者方山比部鈔石田集文與詩凡若干首予借觀因題其端俟他日更訪全本

跋元遺山詩

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擄者亦如宋末孟鯁折花怨鮑輗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别也

跋葉文莊公集

葉文莊公集流傳絕少世所習見止水東日記若干卷焦澹園經籍志載涇東文集四卷不知何據詢諸今侍讀學士訒菴先生云公集未嘗板行也此集學士家藏本不釐卷次後有族譜一卷宣鎮志諸序一卷別有涇東小稿一冊文間有異同塗竄甲乙皆公當時手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蓋公天順八年自兩廣移鎮宣府後手稿也史稱公文章似歐陽文忠生平慕范文正之爲人行墨之間彷彿可見予讀公文獨愛其和平易直得古人

脩辭立誠之旨公之世後於東里先於西涯守溪其文亦與數公相上下蓋宣德以後弘治以前先輩文章師承大抵然也予總角知慕公之風愧固陋無能執鞭轡之役敬跋數語以復於學士聊致私淑之意云

跋金薤琳琅二則

都玄敬在成弘間號博雅著書甚多金薤琳琅其一也其書在歐曾呂趙之間頗稱精核余購之有年矣康熙二十四年張子石宗始爲予得之吳郡予時自東粵祭告歸復　命京師天津舟中與坐臥者累日近人所撰如趙㴠之石墨鐫華郭宗昌之金石史于奕正之金石志葉封之嵩陽石刻集記皆嗜古之士其書予家皆有之今得此書四部書庫中爲不寂寞矣

向從禾中朱翰林竹垞許見南昌王孫㕒原山人

所刻古鐘鼎款識乃自石本臨摹以授棃棗者古雅不減宋槧若得之以成雙璧可敵十五城矣年已知命書癖尚爾佛家所謂結習者非耶

跋沈文端公家書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語語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明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比部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七年夏五

跋祝枝山書

祝京兆書原本晉人爲明代之冠世所傳類贋素草書者皆贋也予在廣陵一士夫家見京兆家書廿餘紙遒美圓勁與此略相似信爲希有至入詩高古頗近韓文公琴操而京兆自序擬於白太傅秦中吟殆不然也康熙丁巳訒菴學士攜以見眎遂題其後

跋邊習詩集二則

順治癸已曾假閱此集於東癡先生康熙癸卯余在揚州作論詩絕句中一首云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菲不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沾衣著其事也今歲癸亥在京師復假此集先生報書云大水之後藏書盡付波臣獨此集以高閣幸免嗚呼豈非神物護持之以待後人之表暴耶余因迴思往事自癸已至癸卯十年自癸卯至癸亥又二十年忽如旦暮而余且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東癡已稱七十翁矣不勝感嘆遂點閱一過

爲録副謀刊之而歸元本於東癡聊䟦數語以志歳月

余癸亥䟦此集意欲刻之京師而以刊本并元本郵寄東癡共之愉快不謂是歳東癡歿於江西是集因循未付棃棗事之不可料如此言念夙約爲之憫然

跋弘正詩鈔

海豐故太宰蒙山楊公詩予曩居京師旣選其最者刻梓以傳又得檄餘錄以授其縣人吏侍氷壺王公諾爲重刊會其卒此事未果康熙戊辰春以謁

太皇太后梓宮至京師於慈仁寺復得是集蓋太宰撰弘正名家之作起空同訖石川凡十卷合檄餘錄觀之公取裁大旨約略具是矣宜其自運之清迥絕俗也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邢太僕書今日已極不易得此扇爲內大父張忠定公家藏眞跡可稱墨寶至內伯父小司寇書二十年來斷縑零素亦成珎玩矣尺幅中遂兼二絕良一快也

跋故興安知州金公手蹟後

嗚呼此明興安知州復濱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也按公作書爲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是時大軍在楚蜀賊入漢南秦督洪公疏所云賊在平利洵陽閒者數萬自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閒畢會於漢興而旁突商雒秦事大可憂者正其事也是年八月遂有車箱峽受降之舉三秦潰裂竟至淪喪嗚呼賊焰方張不可嚮邇名郡望邑所至瓦解而公以區區忠義之氣激發士民兩全孤城

於百萬虎狼之中及其鞠躬盡瘁猶絳衣大冠降
神睥睨比於伍胥南門之事嗚呼偉哉可不謂忠
乎公歿四十餘年而仲子會公壬戌舉禮部第一
入翰林與予爲同官予因得拜觀公手蹟而恭跋
數語其後亦以見天之報施勞臣有以也

跋蒽菴二書

此書乃程工部正夫家鈔本卷首題蒽菴著其自號也前一卷曰大内窺觀者山陰王應遴著程跋中所謂中書舍人王雲來者也後一卷曰大内規制宦官劉若愚所著載勺中志畧第十七卷合二書觀之有明大内規模如指掌矣余讀南村輟耕錄見所載楊奐汴宋故宫記陳隨應南渡行宫記不禁黍離麥秀之慼盛衰興廢何代蔑有此二書亦何可少乎

跋王仲山集

康熙二十年辛酉夏六月梁谿門人劉雷恒震修北來應順天鄉試惠余仲山集及高忠憲公遺書節要時方連雨庭柯增綠叢竹娟好涇川劉舍人子端適送琴魚閔茶屬小疾謝客焚魚啜茗披玩移日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張忠定公爲叔祖季木考功題射鵰圖一則書壽之下方此畫今歸淄川王氏予丙寅冬十一月有事淄川從王氏書齋壁上見之手錄以歸雪夜適觀此帖輒再手書於末公古文極有法度亦牘跋尾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今遺集未刊每念及輒爲憮然如此吉光片羽皆可寶也康熙丙寅嘉平謹記於樵唱軒時雪夜漏下二鼓

跋自書宋人絕句

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研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此詩地爐榾柮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

木瓜詩辯

詩衛風木瓜三章序曰美齊桓公也疏引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序謂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正其事也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爲淫奔之詩噫亦愚而愎

吳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則穿鑿傅會以求合而不知其愈不可通也輔氏童子問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齊桓恐非居後揣摩者所及竊意桓公旣歿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爲此言乎先生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德則桓公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以報之

廣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不得會之矣實無所據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孔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且與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爲先後又烏可據以爲說哉廣之言支離可笑如此因其師之臆說而欲廢小序因并孔子之言而欲廢之祇見其愚而自用已矣是詩之作或在桓公戍漕城楚丘之時或在文公伐齊之後皆不可知然其爲思報桓德無疑也他如將仲子之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之刺

學校廢序說皆確不可易而晦菴槩以爲淫詩輒
氏又曲爲之說以濟之他日晦菴賦白鹿洞云廣
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自與其言相枘鑿毋
亦悔前說之非而歆然於小序之終不可廢乎先
儒或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或謂大序
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唐成伯瑜曰衆篇之小
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
而繫其詞宋王得臣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一句
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諸家之說序大
抵如此歐陽子本義多駁毛鄭之失而於小序獨

謂與孟子說詩往往有合[illegible]無異說害辭害意以序
爲證程子云詩小序皆得大意又云小序當時國
史所作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使小序可廢則漢
隋以來諸儒其識皆出晦菴下乎諸儒之言即不
可從伊川則晦菴所私淑也將其言亦不可訓乎
晦菴嘗注楚辭矣楚辭言美人言公子言蹇修亦
將以爲男女相悅之詞而斥之乎若近世所傳子
貢詩傳以爲朋友相贈賦木瓜雖與序異顧晦菴
聽說猶爲近理然詩傳出近世好事之所爲其謂
朋友相贈又因孔叢子之言而傳會之不足信故

當以序爲正

金人南遷錄[illegible]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孰輦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豳衛紹王即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

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命取僕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願事陛下久以此加敬彌常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殿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海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承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illegible][illegible]章宗冊趙爲[illegible][illegible]南宮千牛將軍楮之幼女[illegible][illegible]誕護不根乃是宗賢君也而誣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輒令虎[illegible]混淆白黑雜糅貽誤後世不淺偶讀金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妄[illegible][illegible]駁所未及考其顛末[illegible]於右方俾[illegible]之[illegible]此錄者勿惑焉

章宗以泰和八年崩完顔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衞紹王錄載牛刀見弒章宗兀映等立盛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弒逆張克巳等乃

立濟王允才八諡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還藏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數條於此

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三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孝昭皇后諡冊文時官翰林院侍讀撰上

維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三月日

皇帝制曰朕惟乾道成能實藉坤元之順君臨作則允資內助之賢故媯水嬪而虞德攸隆洽陽合而姬圖斯衍遡觀載籍代著芳徽惟懿德之堪爰嘉名之是錫用揚休於彤管庶紀美於青編

皇后鈕祜盧氏誕毓高門夙昭令德聿襄宸極正位中宮淑愼性成早著思齊之譽溫恭天賦允彰

克膺之休六宮師陰教之脩萬國戴母儀之重顧
龍樓之寢膳色養有加弘蘭殿之慈祥恩勤罔替
載以廣孝舞蘋藻之時勤儉以成仁却綺紈而弗
御欽承罔斁首徽壇之四星禪益弘多作椒庭之
一鑑方謂永資柔淑何期遽邈音徽禕翟長辭珩
璜永隔朕躬悽惻臣庶悲哀思道溥而化光儀型
未遠爰紀功而昭德典制攸崇鴻號誕膺縟章寵
錫特以冊寶諡曰孝昭皇后於戲令聞聿彰奕禩
篤珪璋之嫩芳規勿替千秋埀琬琰之華靈其
歆承茲眷命

諭祭天妃文 時官翰林院侍讀

制曰國家懷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嶽之祭罔有弗虔若乃明祗効靈示天心之助順滄波協應表地紀之安流聿弘震疊之威克贊聲靈之濯豈繄人力實藉神庥不有褒稱曷彰偉伐惟神鍾奇海徼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頃者島氛不靖天討用張粵自禡牙逮乎奏凱歷波濤之重險如枕席以遇師潮汐無虞烝徒競奮風飈忽轉士氣倍增殲鯨鯢於崇朝戢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顯號宜加特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載諸祀典嗚呼坎德合符永著安瀾之績離方作鎮益彰重潤之休特遣禮官往修祀事惟神鑒之

諭祭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文

制曰朕惟敵愾疆場臣子既死綏而授命垂名金石朝廷爰加賻以褒忠故戰功日多聿重司勳之掌而大烝以祭尤隆典禮之文苟臨敵而不有其身宜闡幽而永傳諸後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名著折衝才優禦侮頃以滇黔不靖負固長沙戕我人民勞我師旅特簡上將往佐中權奮螯弧以先登威讋羣醜援枹鼓而誓衆勇冠諸軍帷蟻負其贊勷士卒同其甘苦方欲銘功衡嶽殄逆湘川何期貔虎之雄才竟遭蛇豕之肆毒人星夜隕櫪馬

皆驚苦霧晨迷跕鳶忽墮壯心弗遂未全消六詔之烽烟英氣長存猶足開五溪之瘴癘式頒葬祭之典用賁泉壤之輝嗚呼宣力戎行生作爪牙之寄捐軀國事歿增箕尾之光靈其來思承茲寵渥

諭祭 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

貴文

制曰惟國家戡定禍亂必有將帥之臣克迪果毅

者定厥功故生則享其榮歿則致其哀典至渥也

爾原任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早

從征伐宣力累朝方王業肇基已著松杏之績洎

大統既集式建太原之勳轉戰中州長驅江左兩

浙之鯨鯢克靖八閩之蛇豕潛消屢奏膚功洊登

崇秩引年而退猶殷求舊之懷賫志以終不媿易

名之典用頒葬祭以慰幽冥於戲竹帛永存惜老

旅之徂謝綸綍下賁昭恩禮於始終爾靈有知尚
其祗受

擬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制曰朕惟成敗不可論人臨難乃觀其大節死生同歸報國捐軀尤惜夫貞臣彤弓之鐘鼓猶懸寶劍之鋒鋩頓折在道路猶為隕涕豈廟廷無以酬庸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智鄙全身勇思授命值潢池之盜弄毒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勞汝將士爾職維副帥志在先登乃擐甲而疾趨期滅此而朝食使其壯猷克展不難戡洄曲之功何期逆孽猶張竟未奮潢池之翼矢着面上驚看不動之萬春刀置靴中久作誓死之光弼雖老謀居要盻心擒

賊而擒王乃猛士臨危恥辱身以辱國況當鼓鼙之會益深拊髀之思是用錫之葬祭謚曰毅壯其原官如故嗚呼惜壯志之難酬忠魂未泯恩膺毅而不復烈氣如生被以榮名尚破敵人之膽垂諸信史永激壯士之肝

擬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道

制曰朕惟宣威閫外奏凱師中此師武臣之責也即不幸而效節疆埸見危授命其於殺身成仁之義亦無愧焉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久諳六韜夙嫻三畧值烽燧之不靖壽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勞汝將士爾職惟副帥志切同仇乃擐甲而疾趨期滅此而朝食使其壯猷克展當銘績於旂常不謂逆孽猶張竟隕身於鋒鏑迹稽載籍死於王事則賞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春秋予之睠懷匪躬之臣爰賁易名之典是用錫之葬祭諡曰敏壯

嗚呼白刃可陵知忠心之未泯碧血雖化思烈氣之
以如生被以榮名足慰貞臣之魄勸諸堅石永激
壯士之肝

擬 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

碑文

制曰朕撫有寓內凡百爾臣工勤勞王家者朕未嘗忘其於厚終之典曷有靳焉爾原任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久從戎事累立戰功爰自偏裨拔之亞帥念其久勞疆埸俾遂引年溘焉告終良用悼惜式命有司予葬祭如禮謚曰勤果嗚呼謚以易名古之制也闡謚知行禮之經也修官之勤致勇之果惟爾有焉用勒豐碑以光幽壤以有聞於來世不其休與



恭請酌定先師祀典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　奏為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以光　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
事竊惟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
之君莫不奉以為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
從而隆之不拘乎其位也臣考之前代自漢高帝
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
弘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
同要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

有隆而無替其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靖九年張
孚敬之議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
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絕於見聞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彝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
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孚敬之意不過以孔子生
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
不得舞八佾并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
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主
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

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　勅下禮臣及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籩豆樂舞酌采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十餘年闕略之禮煌煌然復睹於聖世尊師重道之盛與將垂範於無窮矣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　奏爲請正從祀諸賢位號以重大典事竊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世也臣詳閱會典諸書竊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有未當有宜一併釐正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不稱子視十哲何遼懸殊臣愚以謂宜將神位俱稱先賢

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者也至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竊以躬及聖門者纔稱先賢私淑者纔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造詣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敢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殊有未安又諸賢諸儒位次會典闕里志諸書所載與今太學神位互有不同并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著之 本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祈 睿鑒勅下禮部議覆施行為此具



本謹具奏　聞



請增從祀理學眞儒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奏爲請增從祀理學眞儒以光大典事竊惟至聖之道萬古爲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踐履純正者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臣查現在從祀先儒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已從祀而易獨無之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爲聖門商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

歲博稽六藝所注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
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以張孚敬之議
黜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
弟子首推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
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朱子之後推何基爲正傳
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要於大學中庸太極通
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至於明
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
力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爲有明
理學之冠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

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易退天下傳之曰學正祭
酒蔡清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爲嫡傳所著蒙
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道
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
羅洪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眞傳安貧樂道
有簞瓢陋巷之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爲經濟
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鑿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
踐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
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爲己
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無　敕下

該地方官徵其遺書備　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　睿鑒勅下禮部議覆施
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請修經史刻版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禎謹　奏爲請修經史刻版以裨文教事竊惟列聖道法之傳莫備於經歷代治亂之蹟莫詳於史古帝王內聖外王之學不外經史而畢具矣我

皇上聰明天縱宵旰不遑猶日　御講筵研精經史又以刊刻經書講議　頒賜內外諸臣典學之勤雖二帝三王蔑以尚矣查明代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版今南監版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國學所藏原版庋置御書樓此版一

修於前朝萬曆二十三年再修於崇禎十二年自
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餘載漫漶殘缺殆不可讀
所宜及時修補庶幾事省功倍伏祈　勅下部議
查其急宜修補者早爲鳩工俾刓缺悉爲完書亦
補裨　聖朝文教之一端也至於南監經史舊版
併請　勅下江南督撫查明如未經散軼即行該
省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儲爲副本於以嘉惠
來學未必無補也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迎

駕紀恩錄

康熙二十八年已巳正月

聖駕南巡視河初八日丙子赴德州迎

駕是日抵章丘宿焦進士毓棟所初九日次龍山

候淄川唐檢討夢賚同發初十日午次濟南知巡

撫錢中丞珏尚未行晚宿馬寨十一日宿平原十

二日午次黃河厓途遇總河王少司馬新命知是

日

駐蹕阜城司馬得

旨前行輕裝介馬傔從纔五六人風塵中數語匆匆而別憶乙丑奉命祭告南海與司馬晤於金陵得悉皇上躬謁明祖孝陵始末倏忽四載今又以迎鑾之役相遇于此亦奇緣也晚至德州孫少司馬光祀任少司寇克溥蕭侍讀惟豫田編修需孫檢討勷陳副使洪謨李比部浹前後見過比部邀宿其第聞武定相國李公之芳至十三日早晤相國遂至四里屯迎駕先是巡撫藩臬諸臣至劉智廟鴻臚卿承

旨令于四里屯候

駕諸臣赴寺報職名畢未刻大風

駕至諸臣跪迎道左

上駐馬親詢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李之芳安好再詢巡撫都御史錢珏兵部右侍郎

孫光祀等幾時到此皆恭對

上又詢按察使王樑濟東道叅議陳俞侯提學道

僉事任塾姓名籍貫巡撫臣珏出班以次恭對訖

駕行有

旨遣鴻臚卿宣諭臣之芳臣光祀臣士禎三人隨

觴遂上馬扈　蹕行

上至行宮臣　隨行聖公諸臣叡　奏見朝行三跪

九叩頭禮以次恭候

聖安畢

上遣侍衛傳問馮大學士何以未來臣　之芳奏聞

大學士馮溥有病又問馮大學士原籍距此遠近

臣　光祀奏馮溥原籍青州府去德州六百餘里侍

衛入奏又傳問馮大學士患何病臣　光祀奏不知

何病但聞行動須人扶掖臣　士禎奏馮溥今年八

十一歲大抵是老病入奏又傳問侍郎王天眷幾

時病故係何病臣之芳奏聞在去年五月[illegible]
病回奏訖良久禮部左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臣[illegible]
勅納同侍衛三人捧出
上尊玉食宣諭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李之芳巡
撫都御史錢珏兵部侍郎孫光祀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總兵官曹應鶴布政
使衞既齊等七臣云此皆上用之物因卿等七人
昔在京師皆嘗蒙賜上用酒饌故特頒賜即如常
常隨朕身邊一般臣等啟　奏
皇上隆恩異數自來廷臣所希覯舉家奕世頂戴

聖恩啟　奏謝

恩宥

旨在行宮門外行禮隨三跪九叩頭謝　恩訖各

歸寓更餘鴻臚卿傳

旨巡撫錢珏與大學士李之芳侍郎孫光祀詹事

王士禛伊等係文職大臣恐在後擁擠隨駕不及

四人可先行在濟南府近城候

駕被

命郎行不及與檢討相聞五更抵曲律店小憩十

四日遲明過平原途遇相國連蘅行晚宿禹城南

二十里鋪閘
駐蹕平原縣南七里十五日上元抵濟南孫司馬
約宿其第燈火甚盛邀同行聖公小集相國宿酉
闕不至是日閘
駐蹕齊河縣晏城鎮十六日卯刻
駐蹕黃岡早膳巳刻至濟南府
上乘白馬張御蓋黃童白叟夾道歡迎十餘里不
絕臣等跪迎於十王店道左
上駐馬大學士臣之芳奏昨聞
皇上有旨蠲免山東二十九年逋省錢糧浩蕩洪

恩振古所無臣等及萬姓均沾實惠云云巡撫臣琨

奏

皇上蠲免錢糧

上諭臣即連夜遍行曉示通省臣民共戴

聖恩

上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臣等隨於班次三叩頭

謝

恩訖

駕幸趵突泉入自西門至巡撫公署觀珍珠泉

御書作霖二大字賜撫臣琨由北水門閱城出[illegible]

南門有

旨巡撫藩臬三臣隨

駕至泰安州 臣毓圻 臣之芳 臣光祀 臣士禎送

駕于乾石橋未刻

駕至駐馬問大學士之芳年幾何奏 臣年六十八歲又問精神尚好麼奏 臣病稍愈精力覺衰問侍郎光祀年幾何奏 臣年七十六歲問 臣士禎何未入京 臣奏 臣前以丁父憂在籍服闋因患怔忡巡撫咨部在籍調理又問今可好些麼 臣奏 臣調理已漸好又問幾時入京 臣奏 臣再調理好些即入

京文問臣奏今歲一定到京
上云都起來罷
駕遂行聞是日
駐蹕張夏是日與孫司馬别東歸宿王舍店十七
日抵章丘十八日焦氏兄弟留飲觀劇唐檢討亦
至出南巡紀事絕句相示十九日抵家恭捧
御賜薦家廟洎先祭酒府君几席然後敢嘗是役
也往返十有二日
恩賜上方酒果六種前後蒙
溫言者四眞異數也至於

共飛所臨老稚歡迎不聞警蹕下錮租之詔嚴鈇帳刁訟之禁交際餽遺之防行在特設翰林起居注官二員有舉必書尢負絕中古以下帝王舉動萬萬也宣付史館自有紀述 臣 謹就見聞所及紀實如左傳之世世子孫永誌

聖恩於勿替云正月二十一日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 王士禛恭述

後一年庚午 臣 士禛纂

聖恩擢左副都御史一日於朝班見兵部李侍郎光地言德州

行在宣賜諸臣後又有

旨召 臣士禛入見侍衛傳宣久之以歸寓復奏奉

旨旣回寓罷并記於後

北征日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二日卯刻恭聞

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有

旨在籍告假丁憂終養等京官四品已上來京即

謁

梓宮時士禛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奉先祭酒府君諱家居甫禫初四日抵鄒平縣宿張氏晤寶菴兄弟初五日晚抵章丘縣宿初六日宿還家店去華不注二里夜雪作尋止初七日早行望華不注雲霧冪之僅露其趾晚抵禹城縣

二十里鋪宿初八日過平原縣晚宿曲律店是日服闋遥拜先府君初九日文德州飯畢渡河宿景州初十日過阜城縣宿單家橋十一日過獻縣河間府河間縣宿新鍾驛逆旅壁有予舊題絶句毘陵毛端士有和作頗致聞聲之思十二日過任丘縣昔奉　使祭告南海與今副都御史鄭公山公憩邑中李氏園令鄧君文源來謁能吏也過趙北口晚宿雄縣公孫瓚易京也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今有易京樓十三日過白溝河新城縣宿三家店得

同年前祥符令毛會侯書十四日過涿州琉璃河
晚宿良鄉縣十五日四更啟行晨過盧溝橋范石
湖詩草草輿梁枕水低今石橋金明昌中造也辰
刻入彰義門隨赴吏部報名尚書說岩陳公侍郎
容齋李公南濵張公邀飯火房飯罷入　朝坐班
午門外晚宿趙編修伸符舍十六日晤同年前兵
部侍郎孫公怍庭孫以初二日行先余至十七日
孫光祿孟滋邀飯十八日聞前左都御史蒲州杜
公之訃公清忠恪慎始終一節卒年七十三余辛
卯座主也十九日二十日出東使門齋宿相國式

定李公過訪二十一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諸王大臣已下皆就列哭奠如禮先是
上欲行三年喪諸王大臣言官交章數十上
上勉從之是日釋服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移寓相
國李公邀飯二十四日仍出東便門齋宿二十五
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畢
駐蹕城外二十六日前相國益都馮公前刑部侍

郎高公念東至二十七日左都御史徐公健菴邀飯德清吳太學卜雄來執贄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張公箸漢邀飯作庭在坐副都御史鄭公山公見過貽所刻文選彙注聞會試展期十日二十九日李戶部厚餘邀飯二月初一日晤前副都御史吳公銅川於慈仁寺潛江朱載震悔人仁和湯右曾西厓治具邸舍二君成均門生也漢陽姪戩孟縠亦至初二日門人李比部文遠伯含邀飯上海王孝廉原來執贄初三日門人衛比部台瑞凡夫治具邸舍故相曲沃文清公子侯官藍漣公漪門人

海寧查嗣璉夏重嗣瑮德尹秀水朱昆田文盎與朱湯王諸子畢集乙丑歲奉使南海與藍別於廣州藍工畫能詩初四日仁和王丹林來鴻臚卿怡齋劉公邀飯初五日晤前少詹學士涓來兒至自金陵初六日吏侍李張二公邀飯初七日兵部尚書蒼巖梁公邀飯初八日陝西督學許僉事生洲寄石墨鐫華秦州朝邑諸志初八日初九日大冶相國罷既聞武定李公亦致仕初十日怍庭歸里以翰林簡討衞爾錫旣齊爲山東布政使衞倚氏人在詞林建言謫判霸州政爲三輔之最以外艱

歸
上巡幸畿內廉知之丙寅秋
特諭原官起用至是服闋入　朝遂有是
命俾符編修邀飯謝比部方山在坐十一日晤同
年前工部尚書杜公肇余自浙至晚邀南海梁藥
亭佩蘭宣城梅耦長庚飯二君故人也以公車至
侍講學士彭公羨門以
太皇太后輓詩見示凡夫以其先文清公文集來
屬序十二日同年前左都御史徐公立齋邀飯長
椿寺同集者相國馮公刑部侍郎高公令兄健菴

都憲是日聞兵書眞定梁公入相容齋擢工部尚書晤同年前兵部侍郎楊公以齋自浙至十三日或問蟹舍二字所出按說郛有蟹略四卷中蟹鄉一則云蟹澤蟹洲蟹浪蟹穴蟹堁蟹窟蟹舍高似孫有松江蟹舍賦十四日閱李川父嵩渚集遊盤谷記云願行實無考新舊唐書列傳皆無之按愿郎西平王長子歷官河中等五鎮節度使卒贈司空唐書有傳川父號稱博雅何疎於考證如此聞故友武進董侍御玉虬之訃董疏注三禮成癸亥歲會寄予數篇故工部尚書湯公潛菴撫吳欲爲

奏進未果永城李孝廉灼然介冉觀之禮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永光中年人先考功兄癸卯所取解元也是日禮部啟　奏叩謁梓宮在籍諸臣自大學士馮公已下十五人其大學士杜公已下八人先到京者竟未啟　奏蓋先到即隨朝班陪祭反忽之也十五日赴吏禮二部請爲啟　奏同至者前左都御史劉公魯一遷安人年七十七矣聰明如少壯人家藏弆書畫鼎彝之屬最富世號精鑒朱檢討竹垞過訪攜示唐摭言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鄭昉刻也又言

倪檢討雁園嘗得宋刊十家宮詞雕版極工王建
詩太平天子朝元日宋本作朝迎日亦新異可喜
竹垞近著日下舊聞三十卷聚而博屬余爲其序
嘉善陳鉽投詩五十韻故人子更之子十六日念
東歸里晤銅川中丞語皆田園丘壑銅川沁州人
好古博雅以兵部左侍郎張公箸漢知貢舉時三
宗伯爲言官論列用兵部非故事也主考官大學
士宛平王公左都御史徐公健菴兵部右侍郎成
公愚菴左副都御史鄭公山公也吳舍人氷持邀
飲桐城人同年河南督學五臣之弟坐中談浮渡

山之勝十七日晨雪作尋止前内閣學士龔公元少見過云即日南歸銅川中丞過訪流連話別云亦以次日西歸矣竹垞見借宋僧文瑩玉壺清話十卷其第九卷爲南唐李先主傳云吳檢討志伊著十國春秋引書數十種獨未及此十八日工書李公容齋邀飯在坐者涓來詹學前工部杜公辭不至布政使衛公爾錫海寧陸處士氷修先後過訪氷修臥病都下將附兵侍楊公舟南歸宛平廷源以古文來質史論簡嚴不減少游後來一作手也十九日謁竹垞求撰先祭酒府君墓碑程舍人

崧臯邀飯故太常卿其相先生子錢處士歆先在坐述將樂玉華洞之奇同鄉馬右賓彪芝陽二侍御邀飯聞以刑書張公素存爲兵部尚書二十日門人宜興陳枋貽其從叔其年檢討遺集其年弟安平令宗石刻此集屬予序請至再三未暇報也聞以少詹學士慎庵弟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晚往送氷修以齋畱飯至夜分夏重德尹在坐二十一日禮部敘　奏得

旨回籍晤前奉天府府丞姜公定庵自浙至二十二日竹垞與姜徵君西溟見過西溟出示遊上方

山詩李編修紫瀾邀飯馮舍人丈未在坐是日會
吉大學士杜公馮公
陛見二十三日方山邀飯紫瀾丈木仲符在坐讀
鄉前輩許襄敏公贈岳蒙泉詩有云道上鉤衣蒼
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公詩世不多見此殊可誦
夜歸作悔人詩序燭屢見跋漏下四十刻矣二十
四日門人安邑丞陳奕禧子文寄司馬文正公集
及所著皐蘭載筆益州于役記子文工詩善書浮
湛下僚九載余報書云譬噉諫果當是餘甘回齒
頰時矣竹垞邀飯古藤書屋食鯽魚半翅甚美觀

米氏研山峰巒潭洞甚奇有寶晉齋三篆字襄陽
米氏世珍印云其曾大父文恪公得之新安許文
穆公家悔人凡夫德尹仲簪孟穀在坐令子文盎
是日南歸二十五日過慈仁寺市買得舊刻山海
經交泰錄二書涓來詹學見過話別令子重吏
部過別贈爐扇蘭亭婁縣姜遴上海俞麟徵東陽
李鳳雛來執贄西濵凡夫大木悔人孟穀先後至
答齋尚書餽贐辭不獲受一扈晚相國馮公使來
約以明日行是日公同寶坻杜公
陛辭各賜綵幣五表裏　本朝閣臣恩禮始終如

三公者不多見也二十六日凡夫復至饒陽不受

右實仲符悔人德尹孟穀來遂發晚宿賫店馮公

先至二十七日過涿州訪前司業鍾山劉公不遇

子昔官祭酒與劉共事者四載晚宿新城縣過馮

公寓迹亦

陛見既出

傳諭問向服至寶丹否對曰臣向實服之今不服

數年矣亦不測

上何以知之也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過雄縣宿鄚

州鄚城唐莫州宋鄚縣也邢子顒三郡記云顓頊

所遣順治壬辰乙未間公車經此鞠爲茂草今蒐瓦鱗次矣二十九日大風過任丘縣車中讀袁宏漢紀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皇太后宜入宗廟交獻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明年正月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竊歎漢庭公卿多明經術何無一人執奏折其非者宋薛簡肅公一言章獻后遂不入太廟度越漢公卿遠矣晚宿河間府夜微雨尋止三十日風息過獻縣宿富莊驛三月初一日早行過阜城縣景州宿劉智廟得家書初二日過鍾山司蕪班荊數語而

别過德州唁督糧道胡少參智修座主故吏部[illegible]
鄖宛委公子也晚宿平原縣分巡兖東道李僉事
浣盧見過縣令李璐來故相國高陽文勤公從子
也初三日過禹城縣始見柳花杏花衛河以北所
無也午後微雨晚宿馬寨初四日馮公將往濼口
晨詣別行二十里望見鵲山（鵲音昔）頂之望見華不注
山二山空青縹緲如尹邢相照濟水間之齊城水
有二派城中明湖水出水門合趵突泉水北流經
濼口入大清河是爲濼水亦曰濟水城東門外歷
泉水合南山諸水經華不注東流入小清河舊設

七十二閘歷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入於海自劉豫堰小清故道久閼今湖水出水門七分北流三分東北流其東北流者至雙橋閘合歷泉水至華巖宮前北流亦入大清河白水門舟行尚可達華不注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是也晚宿十里舖在龍山西初五日過章丘縣經許山濼漁舟十餘往來水雲間湖中有墨王亭晚至鄒平縣宿寶庵齋中初六日巳刻抵舍是行往返凡六十二日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

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
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
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予爲祭
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
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
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
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
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
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
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

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曾等每在監三年得乞
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
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
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
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
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
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
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
堂歲時給衣物如劍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
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

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 命禮部 賜宴給賞如貢使例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四

新城王士禎貽上

長白山錄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界舊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曰山巔雲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十一長白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白在抱朴子曰長白泰山之副岳酉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

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遠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嬴縣在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按長白山見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丘縣今則連峰沓嶂跨四縣之境北去鄒平而近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奧區仙靈之窟宅今摭其著者略見於篇

會仙峰山之最高峰也形若覆敦上有金母祠

上書堂在峰之南有書堂寺寺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有范公泉相傳宋范仲淹讀書處

貓頭猣猊二峰一在書堂西一在書堂南

南向東折曰蘿谷最險峻盛夏積氷雪

又東南曰摩訶峰高與會仙峰埒上有浮圖精舍

𡶶北大壑限之東曰同路谷德會水出焉

又南曰桃花谷曰種金頂曰水尖頂

太湖山在長白之南上有石室及敗漆船記云堯時物

右長白南嶂

老人峯在會仙峯之東其人多壽又名黃鵠山
鍛砧峯形如鍛砧亦名印臺山
竽茲山與長白斷而復連上有竽茲仙翁祠
右長白北嶂
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宜
黃嘉木美箭蘿蘼若鄧林
象山　松山俱在谷中
柳菴在大谷西最深處臨岱黛溪即德會水也竹林
檀閣煙島雲林所謂幽幽釋子眇眇禪棲者矣
黃鵠巷

生生菴

會仙峯北有望湖頂下見渏山濼

會泉在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有成氏別
業

唐李菴在會泉西北二里古有唐李二仙得道於
此

玉泉菴亦有甘泉

朝陽菴與唐李菴表裏相背

九龍山會仙峯北來之支也其峯有九如神龍蜿
蜒至渏山濼而止掉尾穹脊昂首奮鬐形容酷肖

山北孔道曰搭山道曰啞婦口
大谷越嶺而西曰鬒山亦名鬒堂嶺圖經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之所生細草葉形似韭俗謂鄭公書
帶草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
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鬒堂嶺太平寰宇
志云鬒山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曰棲遲於此當以寰宇志爲正
西爲鵰鶚谷
又西爲鳳凰山中有迦谷有翔鳳菴
醴泉寺在鬒山北宋范希文斷虀畫粥之處公常

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今寺有范公祠南向有寶誌公石像刻碑北向碑陰有唐人文字齾缺過半按史及神僧傳寶誌行游之地皆在建康長白乃拓拔魏地而唐碑云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門題署直云誌公之碑何據耶又洛陽伽藍記載後魏有沙門寶公者能預覩三世胡后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後爲尒朱榮所戕或是此寶公未可知也若爾則應稱寶公不應稱誌公也

醫相山在會泉東北有乳泉色白宜著山下遠近

多紅葉

景相公山在富相山東下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墓墓上有碑

黃山在城東南三里與千兹山南北相望上有碧霞宮

翠微[illegible]景二亭皆元[illegible]處士所建

山陰爲兎柴明右都御史張公別業有超然洞洞中有白兎公銅像上有攬翠亭半偈山房西佳樓禮部尚書董其昌作兎柴記

李氏嘯園在長白山之陰修竹萬挺有來霞閣併

臨潔溪是東谷先生張茂蘭故居
繡江源出長白山南百脈泉元好問詩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濟南行記云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叅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
潔水即楊緒水源出長白山之陽俗曰獺
德會水出摩訶峯下齊乘曰蒙水俗曰沙河
魚子溝水水經注瀧水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柳（或作抑）泉口即陳仲子夫妻之所

隱也北流注於瀧水

魚乎溝曲流至黃山南如月半規曰月河多水竹

張氏別業

醴泉在寺東山麓有亭久廢先曾祖司徒府君題名石碣尚存

澣山濼在九龍山西醴泉寺北中多芙蕖菱芡茭蘆魚蚌之產漁舟虎汎落交於山麓周廻三十里蓋漯水之委也濼中有智墨王亭乃族祖洞庭別業

其人物於陵仲子顧野王輿地志云齊城西南百五十里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太平寰宇

志引之按山在齊城東北非西南也唐張說詩昔
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
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
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
唐長白山人郤貞一　武氏革命終身不仕見唐書
元張臨字愼與讀書長白山號長白先生明都御
史張公延登作長白先生祠記
處士安仁甫隱居黃山
仙釋毛眞人司馬承禎云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
毛眞人治之

白兎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于茲仙翁

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南燕世桑門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廻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

又云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凉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

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於垍冢（一作檀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

曰今歲是十年可如何也作龍什在國中食本注
云報女郎信俄郎去食一本未盡而卒什十二矣
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又云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
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
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
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
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
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
九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

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閒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黿（一曰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大唐齊州章丘縣長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闕二字）京大薦福寺奉勑（闕一字）慶（闕一字）綴文沙門玄傘（闕五字）

薦福寺（闕二字）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闕一字）僧

道寂建此寺（闕三十字）

（闕二字）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闕一字）曷嘗[illegible]
苦空之相（闕一字）夫金儀下降舍靈（闕一字）淨月之光寶欵
旁流（闕四字）雲之潤三車（闕一字）駕馬（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香不息所
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闕三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
形（闕二字）一万菩薩納景涼臺觀（闕一字）背嶺以宣慈濤辯
起（闕二十八字）未掩白足（闕二字）佛法之（闕二字）月（闕一字）咸（闕一字）王城之會蓋
（闕一字）生（闕一字）道（闕一字）境發（闕一字）若不人（闕一字）具（闕四字）諦幢高（闕一字）者
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經文師郎（闕一字）身之
菩薩（闕一字）遊神境來岳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
爲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闕四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

野却闕二十六字尚父之字闕一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圖爾其常白山者迺摩天字闕一地晻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九字人字闕二繪字闕二形勝字闕二招提自後七級崇圖字闕一起舍佉之才五層級字闕一重標戰勝之門滌目山亭妙相彈於變態虹梁烏草大壯闕三十字綵畫字闕二塵凡字闕二香闕一字水調八解之字闕一風字闕一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字闕二代屬闕三十[illegible]字金林玉字闕一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爲駕馬用道品爲城郭八方起塔字闕二

道形九闕一字聚鹽情殷闕三十二字佛闕二字此精廬闕一字通堯日
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闕二字仰釋天而矯首
乂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焉入天經闕二十七字周
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景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
維僧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闕一字宗天
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
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
及翌闕一字赴朝所刂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字定通闕一字懸期
闕二十九字敘裴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二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
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闕二字律以闕六字勝緣

闕一字城在東倍增闕二十六字四字闕一降靈五字闕一德字闕一人天之
表名揚宇宙之閒聖字闕一難字闕一神功叵測及將命星
發載達京闕十字時有闕三十四字身闕二字輟絃歌歲闕三字郎以二
月入日親率闔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
闕二字之闕一字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闕四字
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
飲咸覺蠲痾豈不以闕一字福闕一字圓三靈允答光揚寶
闕一字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七字上聞闕二字垂感有敕改名為醴
泉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
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字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

遊精勤以齊潔戒月澄空[闕二字]密霧禪燈焰室[illegible]

輕風濯[闕二字]之龍[闕一字]洗毗[闕一字]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動

四心刷[闕一字]鴈以飛雲轡[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闕二字]有

情根執足方[闕一字]鳴金鼓[闕一字]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

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

遊戲生死示[闕二十五字]儼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衣亦

絫具[闕二字]厥[闕二字]無願不從殞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

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

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

出家[闕二字]道林寺會儉法師爲和上蕘存禪[闕一字]宋太

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二十七字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闕一字視通於北闕一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二字芬馥特勅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阜仍於墓所闕一字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祐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闕一字龍臺前立抱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字後帝傾闕二字體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

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鑿
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闕二十七字之闕字
衆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
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
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屬
闕二字緣獲未曾有闕二字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
符北極霽冕東藩闕一字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
黃金闕二十八字追鳥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闕一字動天宮
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字舍闕四十五字羣
物揚舲彼岸錄事闕二字鄉闕一字等門滋蘭闕四字芽忠信滿

於州閻因果闕二字於闕四字慶命闕一字奉闕三十六字九地荷於澤
酒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闕三字諸佛之正道
通矣迷津闕一字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
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于無外昔
迦闕三字如來垂讚嘆之闕一字彌勒當闕三字表歌揚之偈若
稽古訓式樹闕一字碑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昧優花
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闕二字火宅耀我金儀神足
繼軌闕二字揚甤其闕一字有闕一字成觀方闕二字載表靈闕四字開闕二十七
字綱燬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鷺沿煙輟龍香霞
標歌滅石徑荒涼其三萬萬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

闕二字飛行闕一字契闕一字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撑殳

感銀闕一字輿存其五欲赴天泉闕一字汩規國德寄誠墳巔傳

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垂光佛闕二字題宸極其六

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

分形散影旣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共

炳化闕三字眞身永永其八功闕一字泉闕五字天闕二十字宣闡諸典

故鐫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字淨度勤像賢

刻刊碑覺路其十

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下闕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
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
國賜緋衣袋臣扆載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
書

帝軒轅秉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興圖史濅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紹

續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賡陋篆籀之質略我則潤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闕一字文闕一字琰盛矣闕三字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于名氏誠未顯于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綸有直而敘之用丕顯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于芊姓從楚王子蔓澤差闕一字侍臣畫漢闕一字于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絶世高臥于是者足以闕一字頴氣而爲闕七字生于是者足以闕三字而爲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三字笁下闕仲曰篆公闕四字世闕二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以闕一字開物成務者闕四字所於此闕二字以公輔之位必由

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舉擢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爲吏於清陽（闕十一字）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字）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闕一字）然則（闕七字）子之（闕十五字）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邑恪（闕字）以（闕八字）使（闕一字）政（闕一字）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字）皤谿（闕一字）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漢室爲北藩與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

是我公字闕九而君臣之字闕九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胥極皇業肇造制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字闕九萬二字闕十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天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字闕九忠而賢一字闕十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字闕七于公仍拜貳卿字闕九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字闕四時惟輔臣而公吕言

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孝
六府聿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篤
而有守（闕十字）哉大用逢時洪均在手資忠孝於君父
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
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專（闕七字）以列卿歸第懸車數
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
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
年五十有二（闕七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
克克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狀
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字）故其仕也（闕二字）一命之卑（闕二字）

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標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闕三字）蠱（闕一字）光（闕二字）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雙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闕一字）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字）而（闕一字）死（闕十九字）山有頹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纘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申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

云持鉢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李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季潭以胡惟庸之獄連染免死發往槎峯與做散僧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謬矣

明戶部尚書邊貢詩朝望長白山暮望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閑

崧少山人張鯤石刻絶句在醴泉寺范祠危閣煙霞出峯巒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遶讀書臺風畫谿楊色煙春嵒蕙香人言背絶壑纔是上書堂山

護埋金窟泉通畫粥厨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
靈刹羣峯合各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
愁按鯤鈞州人(今禹州)官副使嘉靖十三年刻
古栗老友碑明都御史張公延登書在黛溪側
隋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
賊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薄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
歌之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
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廣州遊覽小志

光孝寺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粤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也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又名訶林東晉隆安五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宋永初中求那羅跋陀三藏始剏戒壇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讖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達摩初入中國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遂開東山法門於此今祝聖殿曇摩遺跡也有米元章書

三世佛名稍北爲六祖殿前爲菩提壇壇側爲髮塔其東南爲達磨井西爲五祖殿循廊而東爲風旛堂堂前有池泓然又東有僞漢鐵塔上有題記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角有沙門某某題名繫銜皆金紫大夫檢技工部尚書又東爲譯經臺洗硯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復有一塔規製差小題玉清宮使以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道場以光孝爲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剎六朝已還名僧居

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藥三藏初祖大鑑印宗法師波羅末陀陳刺史歐陽頠請譯佛阿毘曇經金剛般若經無上依經佛性論共四十部般刺密諦譯楞嚴者仰山通智禪師憨山德清法師天然函昰禪師同遊黃太史忍菴高廷評旻園屈翁山陳元孝張趁然三處士程濂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二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即蘇書也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勃碑宋紹聖間寶雞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盎撰文

塔九層高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修重建時掘得巨鼎藏劍三鏡一同舍利瘞之元至正間又增寶珠銅柱之屬憑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峯皆在襟帶也寺有永嘉禪師證道歌石刻禪師謁六祖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覺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丈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今祠

中五石云是羊化殊不類閣後有崇臺可以眺遠
其東爲三元殿殿前有池居石陂陀一泓出其中
旁有石刻曰仙人足跡傅會可笑湛文簡公少讀
書於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婁園翁山元孝遊
然燕恩光孝寺僧月濤南柄

海幢寺

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瀕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
衣往遊冒雨發舟二里抵寺門木緜方花望如赤
城之霞寺有鷹爪蘭一株藤本大兩圍榦枝相糾
花五出初作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

故郭氏園蘭圃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粤秀西望石門靈峯西樵諸山東眺雷峯郎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產此寺爲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剎然無他奇稍宜登眺耳食罷登舟往海珠寺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昴英讀書處寺有李公祠面丹霞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估船漁艇往來如圖畫爲粤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豪家競以翠毛鶴毳孔雀尾飾舩舩運用相誇尚其僕

靡如此用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鋹時有稻田自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及宋師至潘美爲帥人始悟爲潘字云飲濠梁別業晤梁秀才無技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爲二東爲歌舞岡越王臺其西爲觀音閣山半爲呼鑾道僞漢劉龑故蹟也城西爲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迎華館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山巔有

遶磨泉山踞粤城最高處憑高下瞰遠江如帶目

遊炎海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城堞

間多榕樹木緜時暮春木緜方花紅照天外亦一

奇也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旻園元孝遊

蒲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疎古寺門諸山環抱

門內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

人大節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

左太平寰宇志云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

州刺史陸脩之所開也襄陽羅友杲石澗側客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闢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溪刺桐木緜花開殷艷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爲羣東上尋濂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潺湲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蓊鬱水聲益淸激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攲立騰倚類多委制岸皆笏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與杲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苦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前生爲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衆疲極不能登坐澗石

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琵琶洲洲上浮圖巋然海鰲寺也歸食寺門榕下是日甚暑清風灑然山相傳爲安期生得道處上有景泰寺安期祠

長壽菴

長壽菴在西郭外剏於萬曆間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爲繪空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竝池而南綠岸皆荔支龍目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

下爲離六堂水木清華房闥幽窈如吳越間寺有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琲琜瑪瑙瑟瑟之屬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

大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典籍蕡黃待制哲王給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於南園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葺三忠祠并鋟五先生詩於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襄爲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閣背枕河流亦一勝地



五言詩凡例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盧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指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放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

謂之古詩亦可故並多採摭若六朝子夜讀曲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評騭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爲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緐乏風骨太冲挺拔崛起臨菑越石淸剛景純高豪儁不減於左三公鼎

足比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論矣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眞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總持流品覩徐未宜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為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滅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之流未强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

後周寥寥靡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為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闌唐人矣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釐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源流可略觀焉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當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登

畛如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壯武諸家
叔源列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
具存微言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七言詩凡例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如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毖後患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肇始漢音至武帝秋風栢梁其體大且

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遒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緐縟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題矣然遂以此槩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傚膚詞剩語一唱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

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刱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間取一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
貞元元和閒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
一卷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
言長句高處欲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
廬山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陽
詩一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
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
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

定視文忠邦菩矣今略廿餘篇附之以備蜀山

一家之詩

蘇文忠公凌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

前輩之虛懷如是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

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

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

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

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

晁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

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
上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
二晁詩一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遂
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然竟非
餘人所及鈔陸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
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
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
格獨高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廷老吏愚數其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寡耳鈔虞詩一卷劉靜修刻畫遺山間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今略其合作鈔吳詩一卷

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猒諸家

之坦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愚於明詩别有論次此鈔不及云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善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觀唐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



